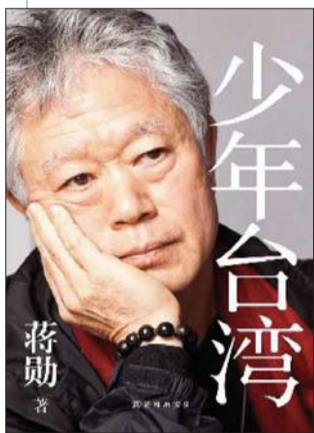




□ 刘全德

台湾作家蒋勋的新书《少年台湾》，为读者带来了全新的阅读视角，这就是一个迁居台湾的大陆学人对这一岛屿上人文生态的观察。蒋勋，在少年的回忆和回忆少年的篇章里，以饱满土的腥味和海的喧哗的风景，以躁动的青春和灵性飞舞的文笔，刻录了台湾的地理美学。

就全书而言，2000年以前和2000年以后，是这本书成书的两个阶段。这是两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但其内在联系也显而易见。像上半部分的《少年水里》、《少年南王》、《少年白河》、《少年月眉》，下半部分的《少年东埔》、《少年通霄》、《少年丰山》等等，都泼洒着一种莽撞而流荡的冒险情怀。这些文章乍看并没有准确的文体归类（也拒绝那样的归类），是散文，也是小说和诗歌。在任何一个看似短小的篇章里，都汇聚了



《少年台湾》  
蒋勋 著  
译林出版社  
2012年10月出版

## 当少年回忆台湾的时候

[ 字里行间 ]

写作者皈依山海的一次机缘，他在那个特定的岛屿上捕捉和绘制了某一人物全部命运的纵向截图。当然，这些面貌独特的文章也焕发出了浓烈的气喘吁吁的诗意，焕发出了人性的光彩和灵魂的悲感。哦，那面对命运悲感叫做“感伤”也许更加准确，一种适合于、贴近于青春生命的肉体的感伤，色香味俱全的感伤，不可复制的感伤。那是孤独的近乎于伟大的人类生命所独自拥有的、人文地理学意义上的深沉失落。

在《少年台湾》里，无法细数的细节捆绑在一起，产生了生命爆破的毁灭感。这种源自台湾文化气质而不断绽放的细节撼动了许多看似庞大的事物。在这本书里，蒋勋时时提醒我们每一个读者：在深不可测的时间中旅行的人类，注定要冲破狭小岛屿的局限性。这就是他一再提及的“冒险”——被生与死所捕获的人，都在这样的三尺长卷上做着通向远方海岸和山巅绝壁的历险。这无休止的供生命自我展开与无穷纠缠的空间，就是《少年台湾》所涉及的台湾地域文化的真实倾向。

美是文化的容器。蒋勋的文笔之美也是不可忽略的因素。文笔并非客观的设置和数学计算的结果，而是长期涵养的心境使然。有什么样的心境，就有什么样的文笔。苍老的淡泊并非少年可为，只有反观内心的悲悯之力才能激起浪花朵朵。经历过少年的躁动，才能察觉到丘壑之美。这是《少年台湾》的秘密心事。

在作者澄澈透明的心海里，文字之美化解了生命的暴烈和冲向极端的力量，使之变得柔软、松弛，变得可爱与徐缓。《少年台湾》复活了一批注定要消失在时间深处的记忆。提供记忆的那些人物，就在你读到的每一篇文章里栩栩如生着，表演着他们激烈的内心和迎风生长的澄澈灵魂。做缸的老师傅，杀人亡命的鞭教夫、穿过夏天的女中学生、泗渡河水的“他”，作为人类整体的一个概念，构成了一个“少年”的成长历程。这里只有一个故事，就是那个名叫“台湾”的少年的成长史和特写镜头里的故事。作为写作者的蒋勋，投入了刻骨铭心的爱来描画这台湾生命的骨肉和血脉，写出其灵魂冒险和身体冒险的重合路线。沿着那样一条不可挽救、不可弥补的充满缺陷的路线图，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生命成长的代价，也在文字的追忆里再次舔舐到过去那个负重远行的背包里所释放出的欢乐和咸酸。正是一种充满冒险情调的生活，决定了这些文章里所写到的生命不择地而出的意识流动的效果。那也实在是一个衔接过往和未来的梦中的形象谱系。现实如梦，梦即现实。不能抛开的记忆，构成了《少年台湾》的艺术支撑。

最后要说的是，这本书独特的体例和它的文化观念，印证了一颗慈悲心的成长、发育。在《少年台湾》里，慈悲不是旁观者生命的起伏跌宕，而是融合兼济，是给予和抚慰，是亲切友善的注视。

上个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的崛起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全新的冲击，文学向主体性和本体性回归。但是，与此同时，先锋小说过于注重形式主义和观念革命的倾向也给中国当代文学带来了某种隐患，那就是文学与现实、生活以及个人情感经验的联系在某种程度上被阻断，文学的情感力量和精神力量被削弱，出现了失血和贫血的状况。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虽得到某种程度的矫正，但既有经验性又有超越性和神性，既有现实性又形而上性，既有生活质感又有人文情怀的作品还是不多见。在这个背景下，周大新的《安魂》给了我们特别的震撼，作家超越个人悲苦而抵达宗教般神性境界的努力赋予小说独一无二的审美品质，仿佛一首安魂曲，小说既给我们的心灵以强烈的情感冲击与震颤，又让我们的灵魂在感动中被升华、被净化。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安魂》既写得非常实，又写得非常虚，虚实之间的转换既是心理、情感、灵魂状态的自然的流转，又传达出一种超越性的生死观念，而虚实间的巨大张力，更是昭示出情感的升华，呈现出一种看穿生死的境界。

小说前半部分的父子对话，主要呈现儿子从出生、成长到工作、恋爱，直至发病、治病以至去世的种种经历和细节，以及父亲在这一过程中的欢喜、惊奇、回忆、悲伤、自责、悔恨等复杂心理和精神上所遭受的巨大煎熬。“宁儿，爸爸怎么也想不到，从2008年8月3日这天起，就再也见不到你了。8月3日，这是我们家最黑暗的日子。”“上天为何要将一个29岁的生命决绝地拖走？我们没有做过任何该遭惩罚的事，凭什么要给我们这样的回报？！这有违常理！这不公平！”这种率真、直白、绝望的呼喊，把父亲的内心痛苦以及泣血挚爱表达得淋漓尽致，感人至深。面对“失独”这一令人不敢触碰的话题，我们不难想见周大新的写作是一种何等煎熬的过程。“当我写起来才意识到，倾倒痛楚的过程其实更痛楚。你不能不忆起那些痛楚的时刻，不能不回眸那些痛楚的场景。因此，这部书写得很慢，有时一天只能写几百字，有时因伤心引起头痛不得不躺在床上，有时我都怀疑我的身体能否允许我写完这部书。”小说中父亲的悔恨、自责，表达得异常直接、率真。作家没有丝毫的矫饰、隐藏和夸张，情感直接转化为文字，文字和情感之间没有隔膜和距离，读来就如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和卢梭的《忏悔录》，自我解剖情真意切，呈现了最为原始的亲情伦理。长期以来，亲情伦理因为过于日常、过于朴素，其意义和力量往往被作家所忽略，而《安魂》却以此作为写作的根本出发点，以最原始、最朴实、最自然的方式打动着我们。

小说后半部分充满了浪漫的诗意，作家为儿子创造了一个唯美的天国，由人回到天国，是作家安魂的过程，是作家为儿子寻找的一个天堂，天国的存在寄托了作家的愿望，既为儿子安魂，也让自己安心，以此化解丧子之痛。相对于前半部分，关于天国的想象显得轻松了许多，这也是作家的一种超脱之后的心境。关于天国的描写已经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但周大新在虚构的过程中，“渐渐相信了自己想象和虚构的东西”，“如果真有一个天国享域那该多好！为何不能给天下将死的人们创造一个使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慰的世界？让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存在吧，这会让我们不再以死为苦，不再被死亡压倒”。在作家的笔下，虚拟的至善至美的天国逐渐变成了可触可感的“实在”，儿子的天国之行，尤其是对中外先贤大师的访问与“对话”，是儿子思想、精神上的洗礼与升华，就如但丁的《神曲》所描写的那样，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震撼与思想启迪。经由这样的描写，小说的基调由绝望而转为悲悯，由凝重而转为纯净、由悲情而转为理性，作家对儿子的爱也由此升华为一种人间大爱，体现了跳出个人情感后更博大的人文情怀与宇宙意识。

艺术上，《安魂》呈现了抒情、唯美的审美风格。第一人称的叙事，复调对话的结构，抒情而诗性的语言、内倾性的叙事与描写，都使小说拥有了纯净、自然、唯美的质地。

□ 吴义勤

【原色视域】

## “哭摩”的理由

□ 韩青

过去做副刊编辑的时候，就发现济南的文化人对于徐志摩似乎比别处的人们更多一种热忱，徐志摩与济南也确是一个无尽的话题，现在读王任编纂的文献史料集《哭摩》（金城出版社），即印证了原先的感觉。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记得当初获悉这诗人罹难就在这座城市之境时，惊奇与惊喜同时心里一跳，转瞬即逝。济南是一座名城，近现代文学史上来往的名人不少，留下些响动，只是在文人圈子里当做名士逸闻罢了，能长久惊动世人的，不多。诗人徐志摩的影响已经不小，但对现实的作用力竟还比不上《还珠格格》里一个虚无缥缈的女子夏雨荷，大明湖景区里给她盖了闺阁，扮她女儿的台湾明星林心如来做推介活动，全城媒体面前迟到又早退，娱记们不气不馁全程追踪，相比之下徐志摩的亲生长孙徐善曾到济南，媒体间鲜有迹象。如此冷暖之下，热心人总是有的，2006年有人倡议在长清区大学城一侧竖立徐志摩纪念碑，齐鲁晚报青未了的编辑们亦从中做过不少消息联络，并借着那年《诗社》杂志社来长清做“春天送你一首诗”的活动完成此愿。这次活动中还有诗人食指，写下《相信未来》的食指。晚年之境的食指行动缓慢言语木讷，他在人群里的样子天真而无辜，时有恍惚，唯应答之际，对于词语的敏感与准确性还保持些许警觉。当时看食指，就由他想到徐志摩，他们是形象多么不同的诗人，然而，在他们各自的形象背后都有过一种共同的努力，那就是他们尝试着在精神与情感上，让艺术与生活的人生中平行，当然，他们都因此而失败，徐志摩即是因这平行的努力而赴亡的。此后，仍然有人持续地关注着徐志摩诗魂陨落之地，《哭摩》即是一种集束。

其实，这几十年来关于徐志摩的浪漫诗歌、才情风流、趣事逸闻，总有播撒流传，他似乎从来没有被人遗忘过。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乘飞机在济南遇难，时称“中国文坛之大损失”的事件，用本书编者王任的话说：“关于徐志摩遇难事件的前前后后也已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遇难的准确地点、时刻似乎都说不清楚了。倏忽八十年，已然有必要去廓清一下历史的迷雾。面对以讹传讹的纷扰错乱，任何不以史料文献为基础的传记写作都是苍白无力的。所以，尽可能地回到‘历史现场’，是解读历史的必要前提。重翻民国时期的新闻报纸，重温文化名人的追忆文章，重读后世生成的传记文本，其中便存留着源头、媒介、传播的层累的记忆过程，在这过程中自然凝结着丰富的意味和蕴涵。”因此，全书分为三辑：辑一“旧闻新知”，收录1931年多家报章的原始记载以及时人的悼词挽联；辑二“师友追忆”，收录徐志摩师友对其遇难事件前后的详细叙述和深情追忆；辑三“后世寻踪”，收录1980年代以来诸多传记与寻访文本。

这样的编排宛若一种历史影像的情景再现，尤其在师友追忆的篇章里，胡适、沈从文、林徽因、陆小曼、凌叔华、梁实秋、郁达夫、王统照等，纷纷写下追忆文字，书名之“哭摩”，即陆小曼的文章标题，这也是这位民国名媛的名篇之一，隔着几十年的光阴看这些对爱情、亲情、友情的追忆，格外对照他的绯闻女友们的文字高下，陆小曼是哭她备受宠爱情爱的丧失，真心的女人哭她男人，徐志摩最后一次离家是负气出走的；凌叔华是友情里有私意与怨愤，她曾受托保存徐志摩书信日记，与胡适、林徽因等多有不和；可惜原配张幼仪未有文章，让人窥不透她情肠的冷热，也因此“摩女郎”中她是最博同情的一个；而最受关注的是林徽因，徐志摩正是因为要赶去参加她给外国使节做的中国建筑艺术讲座才乘坐那班飞机的，从林徽因的文字上看，她是最懂得徐志摩的人，这个懂得，包括他的诗文、为人、性情，所以，她决定做梁思成的妻子，而做徐志摩的好友，这并非她做女人的智慧，而是她做人的智慧。

《哭摩》一书虽然时时会让人想到徐志摩与济南之神秘联系，1923年徐志摩曾与王统照同游大明湖；次年徐志摩与林徽因陪同泰戈尔来济，第二天报上说“世界著名长髯诗翁泰戈尔先生与长袍面瘦诗人徐志摩和艳如花的林徽因小姐，如同松竹梅一幅动人的画卷”，此消息轰动全国；1929年赵大侗任山东省立实验剧院院长，还聘请徐志摩和洪深、梁实秋等任导师；最后，1931年乘坐“济南号”邮政航班飞逝于此。

然而，这许多真挚与诚恳的追忆，会把徐志摩风流倜傥的浪漫形象屡次推倒，倒向晚年食指一样拙朴窘迫的歌吟者的形象。这时，我甚至觉得那诗魂陨落落在具体的哪个山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诗人的精神与我们的生活之间，还能否保持着一种平行对话的可能性。



《安魂》  
周大新 著  
作家出版社  
2012年8月出版

## 一个父亲与儿子的「对话」

[ 生命哲理 ]



微博书评

◎波斯蜗牛：《只是孩子》是我今年读到的最好艺术家传记，不只在故事如何精彩，也不只在帕蒂·史密斯与罗伯特·梅普尔索普在各自艺术领域如何有殿堂地位，实在是他们之间那种任时间流逝、彼此境遇改变仍灵犀相通的感情打动了我。当然，他们所处的那个自由迷乱、群星闪耀的年代也魅力非凡。为此，我更爱帕蒂的歌了。

◎黄老邪：《星星和蒲公英》，金子美玲著。这版算是2007、2009两版后的增补版，收童谣240多首，占美玲童谣总数小一半。金子美玲童谣是轻声细语美学的范本，在她地凝视清亮的冥想里，天地真实而干净。就像日版编者矢崎节夫所说：她看紫云英时她就是紫云英，她看酢浆草时她就是酢浆草，而她看蚂蚁时她就是蚂蚁。

◎深圳小刀：或许很多人读王小妮的《上课记》，都会想到自己的大学。说实话，读完这本书，才知道现在的大学，真不是二十年前我的大学；现在的十八九岁，也真不是过去的十八九岁。如此清晰的隔代，我需要彻底反思自己对这一代人轻率的判断。提前苍老青春，就是这一代孩子的宿命吗？他们会走向何方？